

§ 弗里吉亞草徑

晨光如水，潤澤著弗里吉亞山谷的草木。

少年畢達哥拉斯與身旁的水精靈優媞婭踏上被晨霧籠罩的小徑。

溪流叮咚作響，野花搖曳，薄荷和野洋甘菊的香氣在空氣中交織。

「這裡的空氣好像會讓人頭腦清醒。」優媞婭低聲說，她的長髮沾著露水，像溪水般閃光。



畢達哥拉斯點點頭，手指輕觸草葉：

「這些草……我從未見過，有些帶刺，有些卻柔軟得像絲。」

他們循著長者指引，來到谷底一座小村落。

山谷深處，院子裡種滿了罌粟、艾草、迷迭香和百里香，空氣裡混合著泥土、木屑與草香。

「這位就是祭司嗎？」優媞婭小聲問，她的眼睛閃著好奇的光。

長者點頭：「沒錯，他精通草藥，也能用神秘醫術幫助村民。」

祭司年邁，雙眼清澈而深邃，彎腰拾起一株白花蒿，手指熟練地將葉子揉碎，淡淡煙氣升起。少年靠近，小心嗅了嗅：「這香氣……苦中帶甜，卻很安心。」

祭司抬眼看他們，微笑道：

「你們是新來的旅人吧？這些草，不只是治病，也能淨化心靈。」

優媞婭輕輕伸手，指向罌粟：「這是用來催眠的嗎？」

祭司點頭：「對，但必須小心。力量越大，責任越重。你們想親手試試嗎？」

畢達哥拉斯興奮地點頭，優媞婭也躍躍欲試。

祭司示範將幾株草放入研鉢，加入清水與蜂蜜，研磨成膏狀。

畢達哥拉斯伸手觸碰，感受涼意滑過指尖；優媞婭則蹲下聞葉子散發的香氣，輕聲讚道：「好像能聞到它們的生命。」

祭司微笑：「每株草都有它的故事，和它想守護的人。」



他將膏藥塗在村民的手腕上，輕聲吟唱，艾草煙霧緩緩升起。

一名年輕村民因惡夢無法安睡，祭司端來薄荷、罌粟與洋甘菊調製的藥酒。

村民躺下，祭司在旁邊點燃白花篙，引導村民進入神聖的睡眠。

畢達哥拉斯和優媞婭目不轉睛地看著，祭司低聲念著咒語，煙霧繚繞，香氣與夜色融為一體。村民緩緩閉上眼睛，呼吸平穩，臉色柔和下來。

優媞婭驚訝地問：「真的有效……就像魔法一樣。」

祭司把一個艾草製作的香囊讓村民戴上，笑了笑：

「自然本身就是魔法。人若懂得尊重，草木便會回應。」

午后，他們跟隨祭司到山谷採集草藥。

畢達哥拉斯摘下一片迷迭香，聞到辛香氣息，說：「它似乎能讓人心安。」

優媞婭蹲在溪邊，指著艾草：

「這個應該能驅邪，我在水底也常見類似的植物。」

祭司點頭：

「你觀察得很仔細。每個環境都有自己的守護者，你們若用心，就能感受到它。」

畢達哥拉斯好奇地問：「這些草藥真的能治病嗎？」

祭司溫和回答：

「能，也不能。草藥的力量有限，但與誠心結合，便能帶來奇蹟。看似平凡的葉子，也能撫平心靈的創傷。」

黃昏降臨，金色的光灑在山谷中。

畢達哥拉斯和優媞婭將今天採集的草葉放在小桌上，優媞婭輕聲說：

「我希望能把這些草的氣息帶回水底。」

畢達哥拉斯笑道：

「我也想記住每一株草的樣子、氣味……還有它們帶給人的感覺。」

夜色低垂，兩人坐在小屋前，月光銀白，映照在草葉與溪水上。

畢達哥拉斯緩緩吸了一口氣，感到草藥香氣在胸腔中蕩漾，他輕聲說：

「原來，自然可以守護人……」

優媞婭靠近，低聲附和：

「不只是治病，它還教我們如何尊重生命。」

山谷沉靜，風過草徑，帶著淡淡香氣，伴隨畢達哥拉斯和水精靈踏上回程的小徑。

那一天，他們在弗里吉亞草徑上，獲得了屬於自己的啟蒙，對自然、草藥與神秘力量的第一份理解。

後記：

晨霧散去，草香仍在。

弗里吉亞山谷裡的薄荷、罌粟與艾草，不只是故事的風景，它們是人類最早的師者。無論在希臘的神殿，或東方的山林，古人皆以草木為天地的語言，以氣息、味道與形色，讀取自然的秩序。

在希臘傳統中，藥草源於神祇的恩賜。

阿波羅教會人醫術，阿斯克勒庇俄斯以草治病；而希波克拉底則言：「自然自癒，醫者僅助其道。」對他們而言，草藥不僅止痛，更調和四體液，使人回歸均衡。罌粟鎮魂，迷迭香助記憶，薄荷醒腦，艾草驅邪，洋甘菊安眠——每一株草都在向人類低語，述說理性與節制之美。

而在東方的山河間，《神農本草經》早已記下另一種思維。

草木有靈，氣行於萬物之中；陰陽錯綜，五行相生。服藥不只是治身，更是與天地對話。

道家以「氣」為本，煉丹養生，視草木為天地之氣的凝結——艾以陽御陰，桂以火生香，連最平凡的葉片也藏著星辰的脈動。

兩種文化殊途而同歸：皆以自然為師，皆以草木為介。

若以畢達哥拉斯之眼觀之，草徑是音律的延伸——香氣如波，氣息成律；而水精靈優媞婭或許會說，這些草的生命在風裡歌唱，教人學會尊重。

東方以氣，西方以理；然草木之道，超越疆界。它教人靜心、敬物、順勢。當我們再次經過山谷，聞見薄荷與泥土的香時，便會明白——療癒的力量，不在草中，也不在人手，而在那份與自然同呼吸的心。